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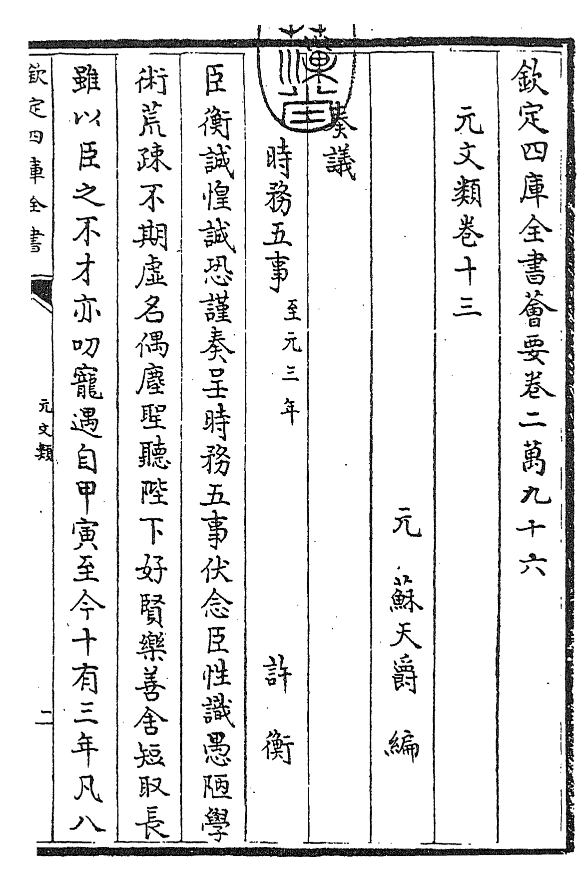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九十六

元文類卷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時務五事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

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曰者面奉德音叮嚀懇
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
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盆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
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于君陳善閉
邪迺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
其大意盖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
區之愚亦或有稍補云

立國規模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叟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于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蚤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模國朝土俗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

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歴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册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

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于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于近則急迫愴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

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于前陛下繼其難于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于向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

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
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
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
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
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
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
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
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

人謂為山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戯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令雖不能遽起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須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寛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内專

吏部考定資歴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茍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圖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疑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

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于瑣碎之中卒于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葢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

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

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而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

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

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

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于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知之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汎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待之以貌接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

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于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廪禄取譏誚于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幸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

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葢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于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

為莽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于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

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才畋于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

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于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

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于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欝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

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與偉哉未見其

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

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埋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名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

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葢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賛之此所以為法于天下而可傳于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

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葢無臣許多思慮許

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于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于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

使擾害盡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也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事于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埽應對至于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徽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慎喜怒　守信

定民志一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于士農安于農工商安于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于貌喜之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

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于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于不守大

體易于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盖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

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

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

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亟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可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

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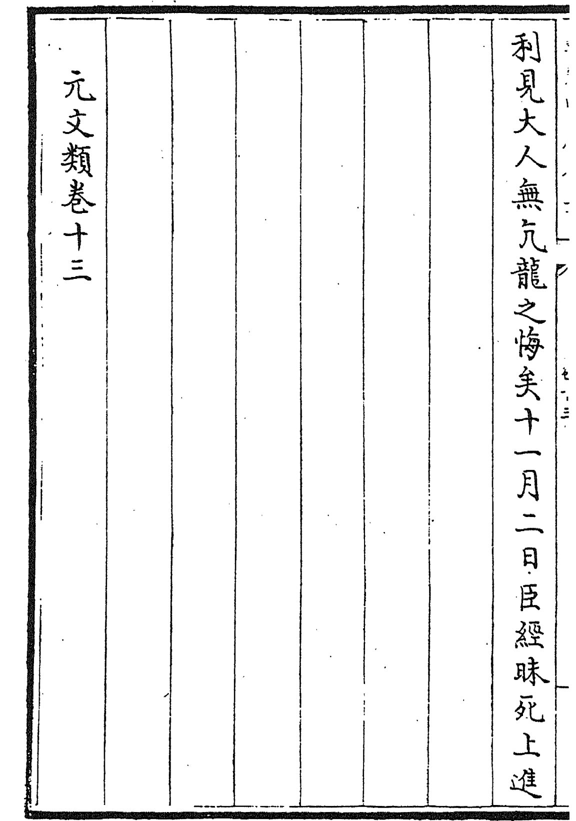
冬〻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疲鬬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船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闗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東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

而拔之則彼倭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
荊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
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
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
其人民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
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

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虛達察爾國王與李行省肱脾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錫哩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

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爾布格已行赦令
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
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
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
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
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槎弗樓
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顧陛
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

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歳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僣志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名錫哩阿爾布格摩該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名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矣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元文類卷十三

元文類卷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

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有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則為

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饗而飲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于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

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福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末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熈鴻號于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

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皆是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于盡

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禽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以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其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

甚切而脩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盖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茍于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于是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

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

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受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畧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没其緒餘土苴萬億祗能一

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茍且終于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

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其始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

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
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
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
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服天下不勞而治也
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
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
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
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

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資據有為之位乘可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

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莫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機

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情隔越廹于事幾故不避斧鉞冐觸神威庶奸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年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於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拔臣於

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禁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禄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貫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冐犯時忌其罪當死死于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間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于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

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治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名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

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向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舉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

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耳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起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于為天下不私于已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于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丈之善經也何以言

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于天下之安而已由此觀之國本之義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矣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

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于春宮隆帝基于盛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絶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

日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

敘流品編齊户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

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廪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

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備闢疆埸肅號令謹先事之

防消未形之患士馬精强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

夫屏貴近退姦邪絶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

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

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

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
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
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
以億兆之命懸之于陛下之手陛下以事上天子愛下
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
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
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
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

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民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

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
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
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
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
首各勤厥職各盡乃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
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
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赴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
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于

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謗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啟于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皐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

者騶輿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于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

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于得人其來尚矣葢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不生

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已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葢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于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

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于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于選舉乎及乎遇合于君聚精會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見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令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于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耆儒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内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須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效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于上守令稱職于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于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于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强大將不利于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于此矣董仲

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歛苛刑之際二踵亡秦之餘敝惟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為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于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于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

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論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胥壤涇渭固自有間然于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祈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祈寒則衣之以

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
當然不得不爾期于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于循習
昧于變通冬之裘且加于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
乎堅氷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
荅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
臣愚竊謂三本之策若施之于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
遑行之于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
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

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于萬世可以福蒼生于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惷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早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于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盖于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

不然往者阿哈瑪特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賓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圖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

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喧嘩皆云彼實阿哈瑪特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内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于此卑職食禄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于

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所居職任苛負非輕非有才望壓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義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哈瑪特濫獲進用使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賦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于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

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

于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

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

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録

已經追納到官及未見納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

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

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

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

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恩于見代亦恐取笑于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説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踪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脱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

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于燕屈平之于楚廉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

耳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為天下之所敬仰海内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于内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贊則天下之材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于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為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

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
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
人專為刻剝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
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
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
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
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身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
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

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為甚也夫財者土地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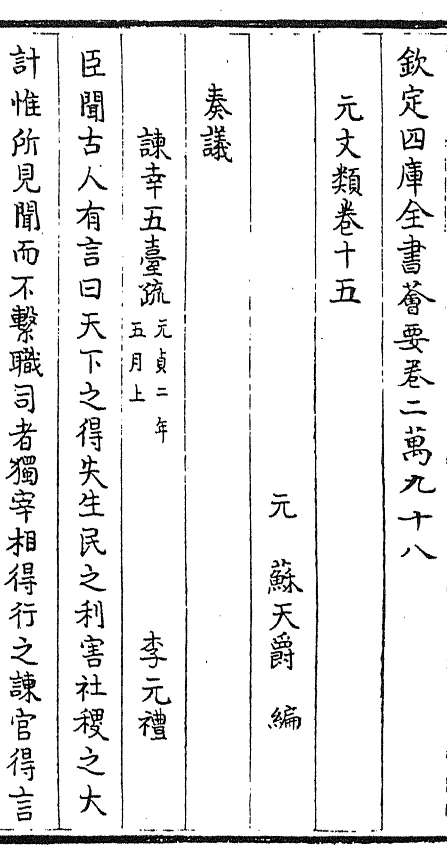
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集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為國斂怨果欲不為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

顯明令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難為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

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為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
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哈瑪
特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
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
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患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
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
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哈瑪特事

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
今畀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
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
矣敬聽所裁俯伏於兹待罪而起

元文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九十八

元文類卷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諫幸五臺疏 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

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
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
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
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
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
百姓歲計全伏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踩躪其
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犯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

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册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建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

迴輳端居深宫儉以養德静以怡神上以循先聖后之

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

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

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竊冀其一悟聖聰與

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摘拾百官短長照刷諸

司文案盖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于社稷下有

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謚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勸定制則官自守修武則先恤兵嚴試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于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

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欽覩皇上仁心
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之鴻業于進
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榮衛者為先至於酒醴固是
穀麥所釀然更乞于進御之際命近侍臣隣思一獻
百拜之義則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孝敬
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事於南郊
親祼于太室則天地荅貺神明降禧薄海內外咸仰

聖德太平之福羣生幸盛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也
觀闕盤欝城雉繚環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今聖
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物觀聽有所未
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統體天地何以言
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則萬物被光羣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
章文物悉宜燦然光于前代況遇聖上文明之主如

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于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為闕遺且夫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為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有道

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聖上君德昭然
孝慈純備縉居潜邸招致天下儒學之臣延納海内
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
而抑吏道却珍禽而絶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
用儒之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
之臣有幾海内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
賜依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
學齒冑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仁孝

温文固已篤志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實係國家
萬世之福卑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
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亦
日佐大臣決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算學博士
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三府掾
史者就其所業于律學算學博士之前應試依科舉
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

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荊南山東四道並為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嚕噶齊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各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職煩複無益

于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于各翼或不敘或戶絶等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為體不輕必若今日難于更張則四方宣力老

將既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為華好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勍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畢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于太平之世竊慮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甚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竊慮天下

後世傳為口實

一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盖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役卑職頃居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叙原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令竊弄府州司縣之權剝刻單弱以肥其孥良

可憫歎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留官經歷知
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
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爲官制不紊體統
稍均人旣有名事自不苟爲係于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銖
一失利害懸絶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使之
順其逸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
效死也易是爲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也擇而用

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之而不效則名而殺之無輕名之理今近歲連名北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吏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産厚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至破産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下行伍深可哀痛今

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為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戶日戚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閱練習武藝脊力訓養精鋭則萬一應卒得用仍除鎮

衛守把外不令與官員作工蓋造役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定謚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于死後善人有勸于生前近歳謚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太常定謚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為次百貨則以穀為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為急焉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衆多驅儱畝之業就市井之末

蓋為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乞將各路府州縣達嚕噶齊專管諸軍鄂羅總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切仍可就便講究重穀勸農之方晝一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遞相食踐田苗並彼此爭告田土彊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轉賣之類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于現在錢糧内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體察如此

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覩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遠矣然于天朝盛典顧尚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採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勲臣

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隋為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説書也世祖皇帝嘗令

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于政事者進講裕皇在東

宫時亦嘗令賓客宋衜日講尚書今聖上崇尚儒雅

勵精求治凡可以興太平者莫不舉行唯經筵之制

未能復古縱有為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

講侍讀就充是制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

若于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

俾為經筵講讀官于經史中擇有補于世道時政者

進講不必屑屑于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

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
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聖上清燕爲之引
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
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
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
畧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讀一
二條次及經史其于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諸侯有諍臣五

人大夫有詩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
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隸中書省古之賢君
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
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
猶未設誠為曠典伏望于廷臣中選其色温氣和進
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
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備為諫言大夫使之開陳治
道啓沃聖心此誠當今急務也孟子云責難于君謂

之恭況吾皇聰明仁聖不以為難必能賞諫臣以來

天下之善言矣

三日祀勲臣大禘詩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

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

告羣臣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

功臣配享實始于殷孔安國曰古者録功臣配食于

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

祭于三時為大也孔頴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

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于王之太常
祭于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于經者也故唐以房玄
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
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
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
于史者也欽惟我朝自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
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于世者甚多今國
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

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勲實有以勉勵羣臣雖古人泰山若礪黄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近臣講究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于所事列帝之廷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顔子至宋陞孟子與顔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説明始以顔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顔曾子思也得曽思之傳者孟子也道

統之傳于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
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陞于十哲以
補曾子之闕雖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
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
循亡金之舊左顔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矣有是理
哉孟子學于子思子思學于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
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于從
祀之中降子思于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

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容南北之理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為不然葢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德與勲如遇朝廷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越子之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令序傳道之配使顔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

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陞子張于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職天下無二理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材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甚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材爲甚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

復于泰山而處之冑監拔蘇洵于眉山而進之容臺
擢程頤于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
聳動天下而人材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
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
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
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
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
肯決榮辱于三塲競是非于寸晷哉當于科目之外

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奬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于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聖元龍興朔陲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大經大法固已追邁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

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代不刊之典而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兹新廟告成奉遷伊邇其合于禮而宜于今者固當議而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彦曰后稷居中昭處于東穆處于西古者父子不並坐昭穆所以别父子遠近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兄弟共為一世昭皆為昭穆皆為穆七世而止唐增為九世十二世趙宋因之為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

數其室次以西為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為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入室而為六世太祖居中為第一室為一世睿宗居西為第二室為一世世祖又西為第三室為一世裕宗又西為第四室為一世順宗居太祖之東為第五世成宗又東為第六室兄弟二室為一世武宗又東為第七室仁宗又東為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于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為一世故八室止為六世其制頗與賈公

彦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安奉太祖皇帝為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祖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彦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為

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茍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貽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典可為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為累朝定依室次于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為東之第一室居裕宗之下則為西之第五室顯宗之室定而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蓋顯宗在東則仁宗以下更無餘室顯宗在西則英宗當祔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

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當正位者乎若以此言之則成宗宜居上順宗次之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顯宗固當居上順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祔裕宗之下則兄濟弟上猶為逆祀而孫居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益位之所當然也豈有建

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者

乎且如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

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

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知察耳致職居博

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史院詳

酌行移集議取自聖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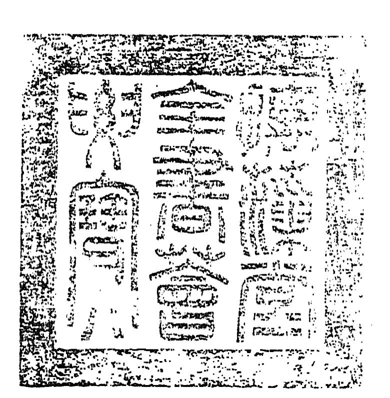
貞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

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
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
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天子是其義罷之謹按尚書黷于祭祀時為弗欽春秋
之義父不祭于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
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貞
定路王華宮竊惟有功德于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
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

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
今玉華宫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
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
隆太廟玉華宫照依京師等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
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
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元文類卷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